



XUESHENG BAN KE WAI BI DU CONG 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基度山伯爵(下)

85

主 编：陈国勇
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文學小說

基度山伯爵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十三、海黛

在巴黎，基度山伯爵经常带一个希腊美女去看戏。

她是希腊王阿里·铁贝林的女儿海黛(dà)，当然，她现在则是伯爵从土耳其买来的一个女奴，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伯爵的义女。

阿尔贝对海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因为他父亲弗尔南多曾经侍奉过希腊王，就是在他手下服役的时候起家的，最后还从希腊王那儿获得过一笔遗产。

于是，他在一天晚上去拜访基度山伯爵：“我亲爱的伯爵，介绍我见见您的公主，好吗？”

当阿尔贝看到海黛的时候，顿时被那种罕(hǎn)见的美迷住了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美，在法国，这种美是无法想像的。

“您几岁的时候离开希腊的，夫人？”他问。

“我离开希腊的时候只有五岁。”海黛回答。

“您还有对于您儿时的记忆吗？”

“当然，有些事是我终身难忘的！”

“伯爵，”阿尔贝小声地对基度山伯爵说，“请允许夫人把她的身世讲一讲给我听吧。”

基度山伯爵转向海黛，脸上以一种提醒她格外小心的表情，用希腊语说：“把你父亲的遭遇告诉我们，但不要说出那个出卖你们的人的名字，也不要讲他出卖你们的经过。”

“噢，回忆起这些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”海黛美丽的脸上立刻笼罩着一层阴影，她开始讲述那段伤心的往事。

那还是在海黛四岁的时候。

有一天晚上，海黛突然被她的母亲惊醒了，母亲把她从睡床上抓起来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抱着她急忙地走开。在她们的前面，是所有的仆人，背着箱子、包裹、首饰、珠宝和成袋子的金币，都仓皇地从那座楼梯上奔下去。

原来，一些希腊士兵和土耳其军勾结，发动了叛乱，并要杀死希腊王一家。希腊王只好带着家人，躲到一座敌人找不到的湖中别墅里，然后派了一名最信任的法国军官去和叛军谈判。

在那座别墅里,有一个地下室,里面藏着很多的金币,还有两百桶火药。地下室有铁贝林的亲信卫士西立姆守卫着,他手里时刻拿着点着了火的火把,只要铁贝林发出一个信号,别墅里所有的人和一切财物就会立刻灰飞烟灭。

海黛记得很清楚,那些奴隶们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,所以整天整夜不住地祈祷(qí dǎo)、哀号和呻吟。而对于她,将永远忘刁二了那个年轻法国军人那苍白的肤色和阴郁的眼光。

几天后,几艘大船朝湖中小岛上的别墅驶来,铁贝林和他的卫兵们开始在枪上装火药。

海黛从亲人们的脸上,预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,好像过一会儿就会决定她们一家的命运。父亲让她们母女俩到西立姆身边去。

不久,她们突然听到外面喊声阵起。她们仔细倾听——那是喜悦的喊声;她们的卫兵都在欢呼派到土耳其去的那个法国军官的名字。

显然,他已经带来厂皇帝的圣旨(zhǐ),而且这个圣旨是吉祥的。

喧闹的声音愈来愈响，脚步声愈来愈近，通到地下室里的那座楼梯上，有一个人正走下来。

西立姆准备好了他的枪。

“你是谁？”西立姆喝道，“不管你是谁，我命令你不准再往前一步。”

这个时候，由于她们的眼睛习惯了黑暗，已经认出了那个人——他就是那位法国军官，他手里拿着谈判已经成功了信物叫道：“啊，感谢上帝，我们都得救了！”

西立姆在确定了信物就是铁贝林的戒指后，高兴地把火把抛到地上，用脚踩灭了它。

那位法国人发出一声欢呼，然后便连连拍掌。

这个信号一发出，便突然出现了四个土耳其士兵，几把枪同时捅进了西立姆的胸膛，他倒了下去。

母亲大惊失色，抱起海黛，趁乱逃到国王身边。铁贝林一边手舞弯刀，一边大声叫道：“快点炸药，西立姆！”——他并不知道，西立姆早已被杀了。

搏斗中，国王多处受伤，被土耳其士兵抓住了。

海黛母女则沦为奴隶，而她们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法国军官——那个叛徒！

后来，她们又被他卖到了土耳其。

有一天，她们经过土耳其的王宫时，看见大门上挂着一颗人头，下面写着“阿里’铁贝林之头”。

海黛的母亲尖叫一声后，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了。

后来，海黛被人多次转卖，最后，卖给了土耳其国王。而伯爵用一块非常大的翡翠，把海黛从土耳其国王那里赎了出来。

讲到这儿，海黛的手臂无力地垂到身边，她已是脸色苍白，浑身冒着冷汗。

在讲述往事的过程中，阿尔贝几次问起那个法国军官的名字，但海黛遵照伯爵的吩咐，都没有正面回答。

“这个故事真可怕，伯爵，我现在真怪我自己不该提出这么一个残酷的要求。”阿尔贝说。

他被海黛惨白的脸色吓坏了，她悲惨的身世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，阿尔贝·马尔塞夫穿上一套笔挺的黑制服，激动地来到香榭丽舍大道拜访基度山伯爵。

“伯爵，我今天要跟人决斗。”

“您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决斗是为了名誉。”

“您想跟谁决斗?”

“波尚。”

“你们不是朋友吗?”

“昨天晚上,他的报纸上——还是等一等,您自己去看吧。”于是,阿尔贝把那份报纸递给伯爵。

伯爵念道:

亚尼纳通讯:我们现在听说到一件至今大家还不知道,或者至少还没有公布过的事实。阿里·铁贝林是被他非常信任的法国军官弗尔南多出卖给土耳其人的。

“嗯,”基度山伯爵说,“这则消息有什么值得你恼怒的呢?”

“有什么值得我恼怒的吗?这关系到我父亲马尔塞夫伯爵,因为弗尔南多是他的教名。”阿尔贝非常激动,“我父亲绝不是那种出卖旧主的人!我继承着父亲的姓,我不愿意这个姓被侮(wǔ)辱。我要去找波尚,这则消息是在他的报纸上出现的,我一定要他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声明更正。否则,我们就决斗。”

接着,阿尔贝请求基度山伯爵做双方的公证人。

但是，伯爵并没有答应他：“我并非不愿意帮您，只是，决斗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，在没有进行细致考虑以前，是不应该去做的。”

“他在侮辱我父亲以前，可没有进行什么考虑。”

“如果这是他一时疏忽造成的错误，而且自己也这么承认，您就应该原谅他。”

“啊，我亲爱的伯爵，您未免太宽容了吧。”

“如果，比方说，我说这句话您别生气——如果那则消息确实是真的呢？”

“不可能会是真的！”

“那么，在带着证人到波尚那儿去以前，对这件事情可以再去了解了解。还有，我想给您一个忠告，在您到波尚那儿去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带着证人，还是自个儿去见他吧。”

“您为什么要我自个儿去呢？”

“因为那样，这件事情就可以由您和波尚私下解决。”

“那么，这件事情我们不谈了。再会，伯爵。”

阿尔贝拿起他的帽子，离开了那个房间。他极力克制

住自己的怒气，马上赶车到波尚家里去。

阿尔贝一大早跑到他这儿来，波尚觉得很意外。

“波尚，”阿尔贝说，“我是来找你的报纸说说话来的。我希望那里面的一段话请你更正。”

当波尚明白他的来意后，也大吃一惊，他并不知道马尔塞大就是弗尔南多。

波尚沉吟了一会儿。

“你可以更正这则消息的吧，你答应不答应，波尚？”阿尔贝说，他火气愈来愈大了，但尽力克制着。

“可以。”波尚答道。

“立刻吗？”阿尔贝说。

“不，在我证实了这则消息是不确实的之后。”波尚请求阿尔贝给他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调查，然后，再决定是道歉(qiàn)还是决斗。

阿尔贝忍住怒气，只好同意了。

十四、灭口

这一阵子，到处都在传言，安德烈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一大笔钱。

一天晚上，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先生带着拳曲的头发、式样美观的胡须以及时髦(máo)的白手套，来拜访腾格拉尔。

他先说了一篇机巧的序言，向那位银行家道谢，说他一家人待他真是太好了，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；然后，他承认他的热情已找到了一个归宿，而那个归宿点便是腾格拉尔小姐。

腾格拉尔极其注意地倾听着，最近这，几天来，他一直期待着这一番表白，现在终于听到了。

他的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芒，因为腾格拉尔早就听到了那个传闻，很想把这一笔钱存入自己的银行，以挽回最近所造成的损失。

于是，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了，

不,或者说,安德烈的阴谋得逞了。

因为,他不但在当天晚上便与腾格拉尔小姐——欧热妮订了婚,而且还凭三寸不烂之舌,从腾格拉尔那里骗得了两万四千法郎。

第二天早晨,安德烈就出门去了,留下了两百法郎给卡德鲁斯——安德烈过去狱中的难友。

他这次出门,主要是为躲避这个危险的敌人的。

卡德鲁斯就是邓蒂斯的邻居,后来开了一家小旅馆的那个人。

原来,那天那位教士把一颗钻石送给了他,但他在向一个珠宝商出卖它时,收了那商人的钱,却把他杀了。结果事情败露,卡德鲁斯被投进了监狱。

出狱以后,一个偶然的机让他发现,他原来的狱友贝尼代托突然摇身一变,成了安德烈小侯爵,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出入,非常风光。于是,卡德鲁斯便以揭露安德烈的真实身份相要挟(xié),不断地向他要钱要物。

这段时间,安德烈又正忙着和腾格拉尔小姐谈恋爱,又要应付卡德鲁斯。为了摆脱纠缠(jiū chán),他便唆(suō)使卡德鲁斯去基度山伯爵家偷钱,同时还给他画了

一张房子的平面图。

再过了一天，基度山伯爵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中通知他，当天晚上会有人到他家里去偷东西。信中还反复劝告他千万别去报警，否则，他会失掉一个认识仇人的机会。

伯爵起初还以为这是贼党的一个诡计——是一套大骗法，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较小的危险上去，以便使他遭受一个更大的危险。

伯爵原想不顾他那位匿名朋友的劝告——或许正因为那个劝告——要把那封信送到警察那儿去，但是转念一想，那或许真是一个只有他自己能认识的仇人，假如真是如此，那么还是由他独自来对付为妙。

于是，伯爵只留下门房，把仆人都支走了。

时钟刚刚敲了十一下，伯爵便发现一个男人划破窗玻璃，跳进了屋里。

“这个混蛋真大胆！”伯爵在心里愤愤地说。

那个划破玻璃的人已经摸上楼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，去开抽屉。但在黑暗中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钥匙，小偷只好划了一根火柴。

当伯爵看清那张被火光照亮的脸日寸，不由得吃惊地

后退了一步：“怎么会是这个家伙？”

他连忙悄悄地走到卧室里。

一会儿，当那个小偷仍在开锁的时候，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个教士，手上拿了一盏灯。

“晚安，亲爱的卡德鲁斯先生！”教士说，“你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布沙尼神甫！”卡德鲁斯惊叫道，他手上的那串钥匙无力地落了下来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惊呆了。

“是的，当然啰，我正是布沙尼神甫，因为我们自从上次见面以来，至少已有十年左右了。”

教士继续说着：“你不是因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大概是越狱的吧？”

“饶了我吧，神甫！”卡德鲁斯说，“你救过我一次命，再救我一次吧！”

“这种话并不十分动听。”

“啊，神甫，”卡德鲁斯紧握着双手喊道，并向基度山伯爵挨近来一些，“你是我的救主！你饶了我吧！”

卡德鲁斯一面求饶，一面从他的背心里猛地拔出一把

小刀，向基度山伯爵的胸口刺去。

但是，使卡德鲁斯万分惊奇的是，那把小刀非但没有刺进伯爵的胸口，反而折断刀锋倒弹了回来。

原来，伯爵穿着铁甲衣服。

这当儿，伯爵用他的左手抓住那暗杀者的手腕，用力一扭，那把小刀就从他那僵(jiāng)硬的手指间掉了下来。

卡德鲁斯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，摔(shuāi)倒在地。

“啊，发发慈悲吧，发发慈悲吧！”卡德鲁斯不断求饶。

伯爵收回他的脚。“起来！”他说，“拿了这支笔和这张纸，我讲你写。”

卡德鲁斯被神甫的威严镇住了，坐下来写道：

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，快要和你女儿结婚的那个人，是和我一同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重犯，他名叫贝尼代托，但他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因为他始终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。

卡德鲁斯签了名，写上地址。

“现在，”基度山伯爵收下了字条，说道，“够了，你从此以后最好离开巴黎，快滚(gǔn)吧！”

于是，卡德鲁斯心惊肉跳地从围墙那儿爬了出去。

刚一落地，从墙边闪出一个黑影，往他背后猛插了一刀。

卡德鲁斯惨叫了一声，转过身来，认出了那个凶手：“啊，是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便倒在了地上，昏了过去。

伯爵听到惨叫，立刻跑下楼，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，往卡德鲁斯嘴里滴了两滴药水。同时，他吩咐阿里去叫维尔福检察官。

不久，卡德鲁斯睁开了眼睛，气愤地说：“神甫，我要告发凶手……快请写下来……杀死我的那个凶手是安德烈，他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……快！快！快让我签字……”

卡德鲁斯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才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歹徒潜入伯爵府企图行窃这回事，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成了整个巴黎的谈话中心。

那个人在临死的时候曾签署了一份自白书，指控暗杀他的人是贝尼代托。警察局曾一下令严紧搜查凶手。

伯爵每逢向人提及此事时，每次都说那次意外事件是在他别墅里发生的，那天碰巧有位布沙尼神甫要求在他的